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楊兆豐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起己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盡丁未漢後主建興五年凡十九年

考異當分注盡丁未漢帝禪建興五年

考證盡丁未漢後主建興五年十五卷起盡十六卷起凡曰後主皆當作帝禪○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稱帝者曰主牧菴姚氏曰綱目書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乃曰後主乎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夠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例書曰帝禪

己丑 十四年考異 提要此上誤加建安二字 春三月孫權引兵還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操遣兵救合肥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還 集覽 麾下猶言閣下節下殿下也大將之旗曰麾不敢斥言將軍故呼其在麾下侍者執事者而先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蓋謙辭也搴旗注見陳宣帝大建十年賁育注見武帝建元六年 質實 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集覽 芍陂芍音酌又音鵲陂所以畜

水也雀寔月令曰楚相孫叔敖作期思陂即此郡縣志云陂周廻三百二十里灌田四萬頃在安豐郡壽春東

質實一統志云芍陂在鳳陽府壽州南安豐廢縣即安豐塘也乃楚相孫叔敖所築與陽泉陂大業陂並灌田可萬頃漢王景魏鄧艾宋長沙王義欣皆嘗修之

○冬十月荆州地震○十

二月操軍還譙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

之集覽譙地理志沛郡有譙縣魏為譙郡後周改亳州今因之質實一統志云譙春秋之邑名秦屬碭郡漢置譙縣屬沛國三國魏為譙國後魏置兗州後周改為亳州唐初為譙州尋改為亳州天寶初

改為亳郡乾元元初復為亳州宋置集慶軍金仍為亳州元屬歸德府 國朝降為縣改屬鳳陽府李典鉅野人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辨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

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集覽沙羨縣名屬江夏郡漢獻時黃祖為江夏太守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羨音夷案江夏今鄂州是尋陽古三苗國秦屬廬江郡晉置江州又分尋陽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廬山記云尋水名也郡在尋水之北故曰尋陽油口地名三國漢昭烈帝立營於此改名公安縣今縣屬江陵府子翼蔣幹字蔭張蔭秦張儀皆七國時遊說之士質實一統志云曹仁沛國譙人操從弟沙羨漢之縣名為江夏郡治所三國吳屬武昌郡後省晉太康中置沙羨縣太元初改為汝南縣復屬江夏郡隋初廢郡改縣曰江夏唐宋元俱仍舊至國朝因之改屬武昌府呂範汝南細陽人彭澤郡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呂蒙汝南富波人尋陽漢之縣名屬廬江郡晉永興初置尋陽郡永嘉初以九江縣省入後省尋陽入柴桑梁又析置汝南縣隋省郡及汝南柴桑二縣復置尋陽縣後改

曰彭蠡大業初置郡改曰湓城縣唐初復改曰尋陽縣五代時南唐改為德化縣宋元仍舊至國朝因之改屬九江府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公安縣名注見建安十九年蘇秦洛陽人師鬼谷子遊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憔悴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從說得行併相六國佩印而歸妻嫂不敢仰視秦嘆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晋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王言聽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儀乃脫身相魏

庚寅　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操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

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覇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集覽

格物漢郈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又唐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音釋各不同注見初平二年壺飧説文壺昆吾圜器也徐氏曰昆吾紂臣作瓦器飧音孫飯之別名字林云水澆飯也一云熟食曰飧貴處中庸處上聲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孟公綽為趙魏老注見章帝元和元年明揚側陋注見順帝永建二年

質實

和洽汝南人孟公綽魯大夫

二月朔日食○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集覽作銅爵臺於鄴鄴有三臺聯屬銅爵居其南俗名前臺在鄴城中蓋曹操寵妾所居宋鄴都城在今彰德府東北二十里臨彰縣鄴都之北是其地也沈括曰今彰德城東北角舊趾猶存又三臺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質實銅爵臺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一統志云鄴古邑名周末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初置鄴縣屬魏郡東漢末魏公曹操居此晉始改為臨漳縣東魏復置鄴縣後周移臨漳屬魏郡隋改為靈芝縣俄復舊唐屬相州宋省鄴縣入焉金元仍舊至國朝因之改屬彰德府○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

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寔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集覽

始舉孝廉曹操自謂年二十舉孝廉為郎故在濟南故謂舊日也光和末黃巾賊起遷濟南相國為二十年規為句規圖也耿耿詩耿耿不寐注耿耿猶儆儆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陽夏注

見秦二世元年柘苦二縣名地理志陳國有柘縣案陳國今陳州是也苦注見桓帝延熹八年武平地理志陳國有武平縣

正誤 故在濟南今按故承上陽夏縣起下之辭猶言所以也 質實 名注見秦二世元年一統志云柘漢之縣名屬淮陽國以邑有柘溝故名晉廢隋復置改曰柘城縣屬宗州唐省入穀熟寧陵二縣永淳初復置宋屬應天府崇寧中改屬拱州金屬睢州後省元復置至國朝因之改屬

開封府苦縣名注見桓帝延熹七年武平縣名注見建安元年

書法 書讓何譏也讓美事也何譏偽也武平書自封則讓還之為偽可知矣終綱目書封拜不受十九不拜三讓二曹操司馬昭劉裕皆譏也 詳安帝永初元年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瑜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静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為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胤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時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便執臣節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集覽　相事猶言共事也取蜀時劉璋據蜀馬超結援超騰之子據關中巴丘漢長沙郡下雋縣地三國吳始名巴丘循胤周瑜二子

名當塗塗路道也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涉獵顔師古曰言泛濫流觀譬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

正誤 連兵相事今按言相與從事也 質實 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 孱陵注見靈帝建寧二年一統志云巴丘山名在岳州府城南亦名巴蛇塚羿屠巴蛇於洞庭積骨為丘故名吴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即此 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

書法 綱目卒蜀漢吴魏及晉諸臣無不書姓者具官爵皆美辭也惟不書官者貶辭也而僭國臣不與焉

劉備以龎統為治中從事

劉備以龎統守耒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亮並為軍師中郎將集覽耒陽縣名屬桂陽今改耒陽州在湖南衡州路質實一統志云耒陽漢之縣名屬桂陽郡以在耒水之陽故名梁割隸湘東郡陳移縣治鰲山口隋改曰耒陰屬衡州唐還舊治復改曰耒陽宋因之元陞為耒陽州屬湖南宣慰司至國朝仍為縣改屬衡州府治中別駕官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

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

初士燮為交趾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震服百蠻而交州刺史張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讀道書為其將所殺至是權以騭為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於權質實士燮魯國汶上人交趾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合浦

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九真郡名注見後主炎興元年南海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注同上年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書法丞相副前乎此未有也操之專錮於是為甚

馬書曰曹操以其子丕罪之也自是司馬昭以其子炎副相國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徐温留子知訓江都輔政皆操之教也

○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

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
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
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
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
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
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
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
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
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
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栅為甬道而南既為
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
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
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
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
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
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為主

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集覽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杜佑通典曰潼關元名衝關言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而東也後因關之西一里有潼水遂名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即此胡床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繩床刺船刺音䩬進也西河春秋晉地秦并為太原郡地後魏置汾州州今汾州有西河縣渭口渭水口也渭注見高帝五年渭南華州渭南縣在安西路操曰鮮為句鮮胡買反言我已曉也秦胡秦地之人與胡人重沓重疊雜沓也言觀者衆多也點竄謂書中之字多有點抹塗竄莫適為主適音的莫適謂無指適也左傳吾誰適從

正誤　刺船今按刺船之刺音戚从朿其音棘者乖戾也从約束之束

質實　一統志云夏侯淵沛國譙人惇族弟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四十里歷代皆為要地至本朝於關內置軍衛防守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渭南古地名漢屬新豐縣苻秦始置渭南縣屬京兆府後魏改南新豐縣及置渭南郡西魏復為渭南縣後周屬雍州唐初屬華州尋復屬雍州五代周屬華州宋熙寧中省入鄭縣元豐初復置金元仍舊至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張既高陵人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荆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别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

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内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黄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龎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

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勅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詣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集覽 邑邑本作悒悒不安貌涪縣名屬廣漢劉甲人物志序曰唐以前凡稱涪者即今綿州也今涪州本漢涪陵縣屬巴郡三國漢立涪陵郡唐置涪州元和郡縣志綿州本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又涪陵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葭萌縣名屬廣漢前書志萌作明然亦音萌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故城在今利州益昌縣南五十里

質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

年岐縣黄權閬中人景卯之危注見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涪漢之縣名屬廣漢郡蜀漢屬梓潼郡晉以後屬梓潼巴西二郡西魏改縣曰巴西置潼州隋初改為綿州後改為金山郡唐初復為綿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為綿州宋仍舊元初屬成都路後以魏城縣省入屬潼州路至國朝改屬成都府魏萌秦之縣名漢屬廣漢郡蜀漢改為漢壽縣晉改晉壽縣後魏改安興縣置晉壽郡及益州梁改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利州隋初郡廢後改縣曰綿谷州為義成郡唐復為利州又改益昌郡五代時唐改益州宋置義武軍後置利州路元為廣元路至國朝初改路為州以綿谷縣省入後復改為縣仍屬保寧府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啟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居府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質實

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幽州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常林河內人國淵樂安人

書法入綱目凡三書矣梁輿畧稱殊禮不與於蕭何書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於董卓書卓自為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於操則直書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其兇悖無上氣象可知矣終綱目備書者四太尉裕與曹操同畧辭稱殊禮者四梁輿會稽王昱書加蕭道成唐主淵書自

夏五月誅馬騰夷三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螟○

鄜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鄭渾討平之

鄜賊梁興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

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冠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與與將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集覽鄜音孚索隱曰鄜本地名後為縣屬馮翊秦文公夢黃蛇止於鄜衍因作畤以祀白帝即此質實一統志云鄜漢之縣名案今延安路鄜州是屬上郡晉置杏城鎮後魏於鎮置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後改為鄜州隋罷州置鄜城郡唐復為鄜州天寶初改洛交郡後置保大軍節度乾元初仍為鄜州宋於州置康定軍金仍舊元復為鄜州屬延安路管本朝因之屬延安府鄜

渾開封人

泰之弟

孫權徙治建業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質實 秣陵郡名注見興平二年金陵一統志云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吳據石頭為城即此

權長史張紘卒

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集覽 子靖 張紘子名靖

權作濡須塢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

集覽 夾濡須水口立塢濡須水名在無為軍北二十五里源出巢湖東流經亞父山濡須塢一名偃月城在巢縣東南四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濡須水在廬州府巢縣治南一名天河水俗呼馬尾溝源出巢湖東流經亞父山又東北注于江濡須塢一名偃月城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里接巢湖孫權聞曹操來乃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呂蒙嘗與魏兵相距于此

書法 塢未有書者此其書何關要也終綱目書作塢一而已

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禄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徳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輙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集覽九錫注見明帝元始五年所

質實董昭濟陰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注異同

書法 前書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譏彧也此其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何閔彧也曷為閔之身為漢臣為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也於是自殺君子以為自取而已矣故書自殺而不書其故與甄豐劉秀自殺義同

發明 荀彧之死亦予之乎曰非也然則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手所謂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者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人之失豈予之哉夫曹操姦詐忌克凡才智之士鮮有為其所容彧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筭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況其篡弒已成彧乃欲以正論凡之何哉且彧與操周旋踰二十年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之為人而欲以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彧之殺身初無可取既不足以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擇

之不精至其晚節未路則亦未如之何矣使彧果能為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荀彧自殺為文今既削而不書又併司馬公光褒稱之語棄之不録則其不滿於彧昭然可知然後知不仕吳不仕魏者其於出處大節尤不可及而失身於操者生死皆辱也後之以才能自見者其亦審所擇哉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集覽

有星孛于五諸侯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廷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正義曰內五諸侯五星列在帝廷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慘則各於其處受其災變若動揺則擅命以干主者又云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主判舉戒不虞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為天子定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否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也有

星孛于注見武
帝元封元年

○劉備據涪城

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説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勑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

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集覽 白帝今夔州是周初為魚復國秦置巴郡魚復縣隷馬後公孫述據有蜀土以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自號白帝更魚復曰白帝城三國漢先主為吳陸遜所敗退屯白帝改名永安

質實 一統志云白帝城名在夔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復縣城曰白帝城涪城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書法 袁術書據南陽曹操兵據兖州皆罪之也備也則其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綱目於是不得為備隱矣

癸巳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操進軍濡須口號四十萬孫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

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
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徹軍還集覽仲謀孫權字景
升劉表字

并十四州為九州〇徙濵江郡縣

初曹操在譙恐濵江郡縣為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
以問蔣濟濟曰昔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
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
徙必失之今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
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
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集覽
燕白馬徐廣曰燕與白
馬二縣名也皆屬魏郡質實蔣濟平河人官渡城名
注見建安四年白馬縣
名注見建安五年合肥縣名注見靈
帝中平五年皖城注見建安四年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馬

集覽大輅戎輅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注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則鷩冕戎輅革輅也兵事所乘其服則韋革也玄牡黑色牡牛也用以告皇天上帝書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衮冕注見平帝元始三年赤舄舄履也與服志赤舄絇履以承大祭詩朝服圖注複下曰舄舄有三赤為上軒縣之樂縣挂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宮縣謂四面皆縣如宮之有墻也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判縣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

半於君也特縣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六佾之舞舞行也所以象功行列曰佾舞者之列一列八人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六佾六八四十八人有命之舞也納陛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虎賁注同上鈇鉞鈇與斧通鉞大斧也諸侯有大功則賜鈇鉞得專斷也彤弓注見平帝元始五年玈弓玈通作盧黑色也下玈矢同秬鬯一卣注見平帝元始五年珪瓚注同上

質實 冀州十郡按東漢書漢置冀州刺史領魏郡鉅鹿常山清河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趙國十郡

書法 九錫自莽始書於是再見然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終綱目九錫書自者十一皆操之教也詳平帝元始三年

大雨水○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强分遣諸將平下屬縣進圍雒城守將張任出戰敗死

集覽梓潼漢廣漢郡郪縣先主分廣漢置梓潼郡蕭紀置新州隋改為梓州唐改梓潼宋詔稱劒南東川陞潼川府劉甲人物志序唐以前凡稱梓潼者即今之隆慶府也瀘正姓名也瀘與法同雒城廣漢

郡雒縣城今漢州雒縣屬成都

質實

一統志云梓潼蜀漢之郡名治郪縣晉分置新都郡宋齊仍為廣漢郡梁於郪縣置新州西魏置昌城郡隋廢郡改新州為梓州後改為新城郡唐復為梓州又改梓潼郡後復為梓州又為東川節度治所五代時蜀為武德軍宋改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靜軍節度重和初陞為潼川府元為潼川路國朝初仍為潼川府後改為州併郪縣入焉隸四川道涪水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瀘正郿人雒城即雒縣注見成帝鴻嘉三年廣漢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考異

一本誤作社稷宗廟

書法

書始何志借始也故不書魏公操而書曰魏隱若一敵國矣綱目宗廟書始二是年後主延熙十八年吳書初者一五代丁巳年北漢惟吳與北漢為綫辭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

書法　妃妾不書此其書何譏也劉聰納劉殷三女為貴嬪書漢主納此則曷為以操納書非帝意也於是帝所皆操耳目又納三貴人焉操之心可知矣特書操納誅心也書妃妾始此終綱目書命納妃妾十是年魏公操女三貴人晋懷帝永嘉六年漢主聰三貴嬪唐太宗貞觀八年鄭克華十一年武才人高宗永徽五年武昭儀中宗景龍二年上官昭容玄宗天寶四載楊貴妃肅宗至德二載張淑妃五代辛卯年後唐王淑妃癸卯年閔尚賢妃皆譏也惟鄭氏為克華為美辭至以下納上為文者魏公操一人而已

○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

之超奔漢中

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引軍還參凉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得羌胡心若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郡皆應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康等不聽開門迎超超入遂殺康等曹操使夏侯淵救冀超逆戰敗之會楊阜喪妻求假以葬阜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

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為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昂奉討超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張魯欲妻之或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

集覽 歔欷歔休居反欷許既反歔欷泣餘聲視息注見晉武帝咸寧五年

趙盾所以書弒君春秋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不聽公欲殺盾盾奔未出晉境盾弟穿弒靈公而迎盾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盾杜本反咄當沒反嗟咨語一曰呵也伯奕姜敘字義山楊阜字妻異妻名異喪元元首也

質實　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涼州注見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隴上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隴州冀城注見光武建武八年冀縣楊阜天水人歷城縣名注見宗文帝元嘉七年趙盾晋人衰之子代衰為御制事典辟獄刑行諸晋為常法卒謚曰宣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獨否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

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寔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禮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集覽 肉刑注見文帝十三年蠶室司馬遷傳背以蠶室注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張安世傳注顏師古曰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全因呼為蠶室

質實 涼茂昌邑人毛玠陳留人崔琰武城人徐奕東莞人何夔陳郡人王粲高平人杜襲潁川人衛覬安邑人袁渙陳郡人陳

羣頼川人

書法此王官也而魏置之僭然帝矣書初志僭始也

甲午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擊却之考異提要夏上有質實一統志云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將軍二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蜀漢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即此○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考證當加自字於進位之上○謹按凡例曰凡篡國其事不同故隨事異文而猶謹其始註云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其後司馬懿師昭劉裕以下皆倣此

改授金璽赤集覽赤紱人臣助祭之服紱音弗字通紱遠遊冠作韍前書諸侯王表奉上璽韍又

翟義傳曰赤韍縌記玉藻曰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衡牙貫之以組綬焉遠遊冠制如通天冠高九寸有展筩横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

書法 位諸侯王上王莽嘗書之矣書曰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則命猶自上出也於是書曰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是自進耳終綱目書位諸侯王上二王莽曹操畧稱殊禮者一桓温然莽書升温書加又愈於自進者矣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書法 綱目書雨水十五自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

○閏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稲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歴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鋭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集覽升城督史炤曰凡言督察也督察諸軍升城也持練緣城練繒帛也本作手持練身緣城枹鼓枹與桴通注見

十年質實廬江郡名注見景帝四年甘寧巴郡人尋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五年

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

將軍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龐統中流矢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

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為平西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和為蜀郡太守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備吏故備舉而用之備自新野南奔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

蹦城出降備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安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為梓潼太守法正一飱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

意邪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馬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凌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治敝寔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為廣都長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集覽巴東周初魚復國春秋庸國之魚邑秦置巴郡魚復縣隸馬公孫述更魚復曰白帝城劉璋分置巴東郡先主置固陵郡唐改夔州巴郡周初巴子國秦置巴郡唐改渝州宋升重慶府又注見二十年三巴江陽漢犍為郡江陽縣即

瀘川也劉璋立江陽郡梁改瀘州揵為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巴西本巴郡安漢縣劉璋置巴西郡理安漢唐置南充郡宋陞順慶府德陽縣名屬廣漢郡紫廣漢今漢州是公安本地名油口劉備立營於此改名公安縣屬荆州循吏因循守職無所改作如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是也顔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心臨蒸今衡州本漢酃縣三國吳分立臨蒸縣今郡西七十里蒸陽故城是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景附景讀曰影言服從之易如景之隨形也名田宅注見周顯王十年桑梓謂家鄉也詩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桑梓二木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者也已不敢不恭敬向存姓名向音式亮反一飱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飱音孫飯別名也胡致堂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讐睚眦必報者忮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為美也又一飯之德睚眦之讐注

見周赧王五十六年自馬巴來馬劉璋父名廣都長廣都縣屬成都府長猶令也不治治理效也本傳作衆事不理

質實 一統志云巴東古地名周初為魚復國春秋為庸國地後屬巴國戰國時楚置扞關秦屬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建安初改巴東郡蜀漢改置固陵郡尋復改巴東郡治永安晉治魚復劉宋置三巴校尉南齊魚置巴州尋省梁置信州皆治白帝城後周移治瀼西尋復舊治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巴東郡唐初復為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州為雲安郡乾元初復為夔州屬山南東道五代時王建置鎮江軍梁徙軍治夔後唐陞為寧江軍節度宋仍為夔州元為夔州路至國朝改為夔州府隷四川道巴郡注見周顯王六年巴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霍去病平陽人性敢勇善騎射漢武帝朝從衛青為嫖姚校尉凡六出擊匈奴以功封冠軍侯事在元狩四年江陽東漢郡名治江陽

縣晉因之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廢江陽郡改州為瀘川郡及改江陽縣曰瀘川為郡治唐初復為瀘州天寳初改瀘川郡乾元初復為瀘州宋宣和初置瀘川軍節度景定初為元所取尋收復改江安州徙治江之南元復名瀘州還故治以瀘川縣省入隷重慶路至國朝因之隷四川道巴西東漢郡名治江州縣晉徙治閬中縣梁改為北巴郡西魏改為隆州隋復為巴西郡唐初改為閬州後改為閬中郡五代時唐置保寧軍宋改安德軍元改為保寧路至國朝改為保寧府隷四川道德陽東漢縣名屬廣漢郡晉宋因之後周省入雒縣唐初復置屬益州垂拱初屬漢州宋仍舊元初陞為德州尋復為縣至國朝因之屬成都府簡雍涿郡范陽人公安本漢武陵郡孱縣之地名漢末劉備為左公居此號公安營晉置江安縣劉宋為南平郡治所復改公安陳置荆州于此隋以孱陵縣省入唐仍舊宋初陞為公安軍尋復為縣元

仍舊至國朝因之改屬荆州府董和南郡人許靖汝南平輿人劭之從兄新野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荆楚即荆州注見建安十二年劉巴零陵人交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臨蒸東漢之縣名屬零陵郡三國吴屬湘東郡晉宋齊梁俱因之陳析置新城縣隋以臨蒸新城重安三縣省入衡山縣唐初復置三縣尋省重安新城入臨蒸開元中改臨蒸曰衡陽宋元仍舊至國朝因之改屬衡州府黄權閬中人李嚴南陽人彭羕廣漢人蜀郡注見後主建興三年霍峻枝江人葭萌縣名注見建安十六年蔣琬湘鄉人

廣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書法於是璋開城降備遷之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何以信萬世書入書自領而綱目之意見矣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

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集覽華忘家丞之秋實後書百官志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庶子太子家丞三國吴諸葛恪有才辯與吕岱語岱無以答虞喜曰世人奇恪之英辯可觀而哂岱之無對為陋質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即此意

實邢顒河閒人

魏荀攸卒

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

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集覽 文若荀彧字公達荀攸字

書法 於是獻帝在上漢無恙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未嘗有漢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卒書魏心在於魏也晉亾而陶潛卒書晉心在於晉也唐亡而張承業卒書唐心在於唐也綱目誅心故荀攸書魏而削其官焉

枹罕宋建反冬十月討斬之諸羌皆降

質實 枹罕注見靈帝中平元年建自號平漢王

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

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集覽　父完伏后父名完暴室注見昭帝元平元年

書法　漢許后嘗弒矣猶隱之也未有取於帝側而親弒之如操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正名罪之終綱目后為下所弒三漢許后伏后元魏于后弒書殺二晉賈后唐張后

發明 凡篡竊之人固不容誅然於其篡竊之中又有不可槩論者何則三家之於晉雖有分國之罪而無弒逆之誅田氏之於齊既有竊國之罪又有弒逆之誅此正所謂篡竊雖同而所以篡竊則不同者也曹操在漢世食下祿雖有攻伐之功然皆假天子之命以脅制海內而已如使天命有歸徐而取之殆亦未晚夫何殘忍桀逆遂至於弒天下之母而不顧其凶威虐燄不在莽卓之下乃欲以文王自處將誰欺哉綱目正名定罪然後操之大惡暴白顯著愈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後天下之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矣

十二月操以高柔為丞相理曹掾 質實 高柔陳留圉人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

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操之女也

書法 嘗書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矣又書立安漢公莽女為皇后矣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其自上出何伏后之弑帝蓋凛凛矣於是立其女為皇后帝將求以自媚於操也不亦可悲甚哉

三月魏公操擊張魯

夏五月韓遂為其下所殺

書法為所殺何譏不在人也終綱目書為所殺者十一漢張邈韓遂張飛宋海陵王休茂梁蕭勃唐高開道五王僕固瑒顔真卿陳仙奇董璋吏蠻為下所殺不與唐回紇吐迷度忠嗔可汗南詔勸龍晟回紇昭禮可汗

○劉備孫權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

今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遏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璋留關羽守江陵與魯肅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吏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備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召呂蒙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而詐謂普故人鄧玄之曰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出降蒙乃赴益陽魯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

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欲來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集覽假而不反謂劉備假荆州之地而不見還也先於十四年孫權表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益陽縣屬長沙郡按長沙今潭州是烏林之役方輿勝覽黄州烏林注按水經述江水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逕止烏林南酈道元注云右逕赤壁山北則赤壁烏林相去二百餘里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二

戰初不同日後漢紀乃總書為烏林赤壁故荊州記漢陽臨嶂山南峯謂之烏林林峰又謂之赤壁寰宇記引圖經亦以烏林為赤壁皆失之矣要之道元後魏入去三國尚近考驗必得其真也赤壁注見十三年身在行間行胡郎反身親在行陣之間覲於長坂覲見也十三年魯肅迎備於當陽長坂一校校胡教反本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師為一校集韻注校門為欄格軍部及養馬者用之故軍尉馬官皆以校名墮好墮與隳同毀也好去聲交好也

正誤

陸口今按水經江水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孫權分長沙立漢昌郡在岳州湘陰縣界以陸遜為郡守屯陸口

質實

諸葛瑾琅邪人亮之

凡一統志云陸口陸水之口在武昌府通城縣治北自巴陵歷通城崇陽二縣境北過蒲圻縣入江即陸口也益陽秦之縣名屬長沙郡以縣在益州之陽故名漢屬長沙國三國吳屬衡陽郡隋唐宋屬鼎州元

陞為州 國朝復為縣改屬長沙府烏林峯名在漢陽府城西六十里臨嶂山南長坂注見建安十三年

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初操以恃人多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信以為然至是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操意沮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犇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

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集覽 陽平關名在漢中郡褒中縣西北既得隴復望蜀此引光武語也事見光武建武八年因而壓之公羊傳文十四年子以大國壓之何休注壓服也服之使從命也又音於軌反

正誤 因而壓之今按壓笮也當為臨迫之義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

質實 一統志云陽平關名在漢中府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漢置今

為陽平驛南山在保寧府城南七十里即南部縣之主山宛蜒欝蒼環繞縣治一名跨鼇山南鄭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司馬懿河内人張郃河間鄚人徐晃河東人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遥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吕蒙力戰扞

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接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集覽為教教令也為教猶言作書署函邊署發書也函匱也所以盛書者謂發書於教函之外邊云乃發發啟函封也質實統一志云逍遥津橋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明遠臺東吳孫權為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版撤丈餘超度得免後人改名為飛斷橋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

習鑿齒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

書法 閻圃何以封諫魯毋王也賞罰不類久矣書此其善操與上書封閻圃下書魏公操進爵為王則非善操也以是為欺而已矣

劉備遣兵擊巴賨破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黄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使權迎魯會諸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已降於曹操而魯亦降權遂擊胡等破之操遣張郃徇三巴備使巴西太守張飛擊之郃走還

集覽 巴賨漢書巴俞注巴謂巴郡俞水名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俗喜歌舞古賨國城在宕渠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晉中興書云賨者廪君之苗裔巴氏子務相乘土船而浮衆異之立為廪君子孫

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稅賦巴人謂賦為賨因名巴賨賨徂宗反三巴今重慶府是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華陽國志劉璋為益州牧分墊江縣以上為巴西郡墊江以下至臨江縣為永寧郡朐䏰縣至魚復為巴東郡巴道分矣故巴郡號三巴朴胡姓名後為巴東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杜濩姓名後為巴西太守孫盛曰濩音戶

賨實 一統志云賨國故城在順慶府大竹縣北三巴謂中巴巴東巴西也漢末劉璋為益州牧置永寧郡治江州號中巴今重慶府是也又置巴東郡治永安縣今夔州府是也又置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保寧府是也

丙申 **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考異 提要漏一操字一本殺字下有其字 **考證** 當書自字於進爵之上

初崔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獄髠為徒隷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方收付獄桓階和洽為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曰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選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身焉能害人琰從

弟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集覽　虬須直視虬音求龍子無角者須與髯通奮其須如虬須瞪其目而直視皆瞋怒貌

曲理玠以私曲陳理毛玠

質實　桓階長沙臨湘人勝之子

書法　進爵何自進也進爵之辭二進某爵為王者上進之也按晉愍帝建興三年書進代公猗盧爵為王某進爵為王者自進之也是年曹操書殺琰何操信讒也上書魏公操進爵下書殺琰蒙上文可矣曷為再書操不再書操則未知其誰殺之再書操所以深罪操也

五月朔日食○以裴潛為代郡太守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至是潛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遂皆讋服

集覽烏桓三大人烏桓俗以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為大人 質實裴潛聞喜人

書法自書以孫堅為太守至是書太守者十八惟潛始以恩信見稱則絶無而僅有者也特書予之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内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集覽呼廚泉單于名右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去卑右賢王名大夏赫連氏即其裔也

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丁酉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初權護軍蔣欽與徐盛有隙至是欽持諸軍節度每稱其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强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既請降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創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集覽幼平周泰字

質實 蔣欽壽春人徐盛琅邪人周泰九江人

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集覽 冕十二旒此袞冕也冕之言俛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旒垂玉也旒垂過目所以蔽明周禮王五冕圖云袞冕十二旒以象天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輿服志云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金根車輿服志云始皇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於是作金根車注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以金為飾五時副車其飾皆如德車之制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書法 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蓋追賜也天子在上而借其車服儀制是二天子矣操之罪可勝誅哉終綱目千三百年一書而已

發明 操十八年之夏書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其秋書始建社稷宗廟其冬書初置尚書等官次

年春書進位諸侯王上至二十一年書進爵為王今年遂書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已全用天子之制矣使操不死則廢帝為山陽公豈待出於五官將之手然是時漢雖未滅特擁虛器而已未有代德而有二王烏有至尊在上人臣可用天子車服出警入蹕者乎操於斯時亦既自帝甚明畧無存漢之意或者顧謂操畏名義沒身不敢廢帝自立是特未深察耳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操躬自篡漢之實昭昭若此其姦詐之心果可以欺天下後世乎吁

六月魏以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

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修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大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

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集覽　五官將曹丕嘗為之思紹字本初有三子譚熙尚紹愛幼子尚以為後出長子譚為青州刺史後兄弟相攻為曹操所滅劉表字景升有二子琦琮表愛幼子琮及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琮降屬目屬之欲反傾係也顏師古曰屬猶言注也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司馬門注見秦二世三年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

質實　辛毗人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

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卻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集覽

今策策料也下辨地志武都有下辨縣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漢下辨道也漢高以曹參攻下辨即此辨字或作辯

質實

一統志云下辨漢之道名屬武都郡郡即戰國白馬氐所居之地東漢以郡治於此晉因之後魏置仇池郡梁改為南秦州西魏改為成州隋改為漢陽郡唐復改為成州天寶初改同谷郡乾元初復為成州後沒於吐蕃咸通中仍置成州徙治同谷縣五代梁改汶州唐復為成州宋因之寶慶初陞同慶府元仍為成州以附郭同谷縣及天水縣省入至國朝改州為縣仍屬鞏昌府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吕蒙代之

孫權以嚴畯代肅督兵鎮陸口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吕蒙代之衆嘉畯能以實讓集覽嚴畯姓名也畯音俊質實嚴畯彭城人陸口水名注見建安十年

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考異提要權上當加一孫字

吳郡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從之命遜部伍東三郡强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毁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集覽部伍東三郡部伍謂分部行伍也東三郡

謂會稽吳郡丹陽

吳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吳郡注見建安五年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

質實司直官名漢武帝初置之屬丞相府取詩邦之司直之義秩比二千石

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書法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非貴大臣而能起兵綱目所深予也故特書討書死之所以愧黨操者深矣

發明按通鑑載操使長史王必典兵時京兆金禕與耿紀韋晃吉邈等謀殺必挾天子攻魏邈

等衆瀆必討斬之及参以魏志則直謂紀晃等反王必討斬之且附注金禕於其下如此則是晃等爲賊非討賊也獨范史載紀晃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立義頗精今觀綱目書起兵書討操死之是以全節予紀晃與通鑑魏史畧不相似何哉陳壽志魏大抵諂妄無理要之不足深論通鑑主魏紀事故大畧未免與魏志相出入蓋欲待後人折衷之耳綱目正名定分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此夫操以姦賊之首躬行弑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强大之故末減其罪而使討賊之義屈而不伸况晃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賊之人綱目正色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録雖死爲榮也嗚呼討賊若此爲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集覽有星孛于東方春秋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注平旦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内反

書法獻帝之世先是六書孛矣於是七書終綱目書孛五十三而一世七書者惟武帝獻帝焉然武止兵禍而獻至於失天下則獻之才不足以挽漢祚之衰故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

魏王操召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問果至操使其子彰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質

代郡注見秦王政三年上谷郡名注同上年裴潛聞喜人

劉備擊張郃不克

劉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陽平關注見建安二十年

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在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集覽定軍山在漢中郡西鄉縣西南十里北臨沔水武侯墓在焉

質實一統志云沔水在漢中府褒城縣南四里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褒水又東至南鄭入漢水漢志沔漢一水二名漢中人多生癭又生粗脛其樹木亦多瘿大抵水土使然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以拒魏軍山有諸葛巖在焉黄忠南陽人

二月晦日食○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郤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

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集覽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遮要地名在褒斜谷之南與陽平關相近武都氐武都雍梁之域戰國時白馬氐居焉漢武置武都郡魏置武階郡唐置武州後改階州房陵圖經云春秋房子國有房山四面有石如房東漢立房陵郡唐於竹山縣置房州今屬襄陽府中郎將封備養冦氏子名封為中郎將質實一統志云張旣高陵人北山未詳處上庸注見周赧王十一年

所惟鞏昌府階州治北有北山未知是否房陵縣名秦初所置本舜封堯子丹朱于房之地春秋為房子國漢復為房陵縣屬漢中府東漢於縣置房陵郡曹魏攻新城郡後周郡縣並改曰光遷焦置遷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房陵郡唐改郡為房州又改縣曰房陵宗置保康軍元廢軍仍為房陵屬襄陽路至國朝省房陵縣改州為房縣屬襄陽府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年京兆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為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集覽 陪位爾雅釋言曰陪朝也注陪位為

朝
賀實一統志云沔陽縣名注見後主建興七年壇場在漢中府舊西縣東南一十六里沔陽城

內魏延義陽人

費詩犍為人

書法書自立何存獻帝也獻帝在雖劉備以自立書之綱目君臣之義凜凜矣

魏王操號其夫人為王后

書法其者何據魏叔夫人孰氏不書其人云爾也婦從夫爵魏公之有夫人宜矣曷為必稱其夫人魏公書操自立則夫人亦其所自謂之而已矣故號之為后書曰魏王操號其其所謂夫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

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廹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沉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没者數版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絶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集覽

滿寵姓名也風俗通曰荆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郟下地志潁川有郟縣顔師古曰郟音夾郟下者猶言許下也許以南許注見元年掎其後隗囂本傳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注掎居蟻反偏持其足

也或音舉綺反賈逵注國語云從後牽曰掎廣韻注牽一腳也質實慶芳東海人樊城名注見建安十三年麗德南安人漢水注見建安十二年滿寵昌邑人郟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四年襄陽郡名注見

建安十二年

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脩

初楊脩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内吳質與之謀脩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集覽廢簏内吳質簏音鹿竹高篋也廢簏敗篋也内讀曰納納吳質於廢簏中

關中營帥許攸降

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闇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集覽　可置恕也棄也鼷鼠鼷音奚小鼠也狀如小狐伯勞化地中行食煙火螫毒及人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乃微乎微者莛撞莛唐丁反枝莖也撞傳江反擣擊也

正誤　如何可置今按置猶捨也捨而不問也

質實　杜襲潁川定陵人根之曾孫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師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

自許以南往往遥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為損劉備孫權外親内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頼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

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駡其使不許至是蒙上踈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禽也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郡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名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

督左右蒙曰若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即勅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䑸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

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關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與至濬伏而不起涕泣交横權慰諭懇惻濬起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

之濬曰伷能美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郡太守遜為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道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後謂陸遜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

節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為大
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嘗不失令行
禁止路無拾遺法亦美矣○曹操欲徙荆州殘民司
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
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
是後亡者悉還集覽征虜孫皎為征虜將軍後旬猶言日後
也並張張去聲杜預曰心自侈大也露
檄猶露布露版也露布注見宋武帝永初元年露版
注見齊武帝永明六年檄注見漢王劉邦元年下見
至尊至尊謂吳主孫權也吳主都建業陸遜在蕪湖
居水之上流故云下見艨艟船名音蒙童釋于禁初
曹操之將曹仁使于禁屯樊北關羽攻降禁而囚之
於江陵今呂蒙釋之泝逆逆比諍反勢孤而逆走從
事樊伷樊伷時為武陵郡從事西附漢中外白遣萬
人討之西附漢中句絕或讀中字屬下句誤矣當知

劉備時為漢中王在漢之西故曰西附也外白者有人於此衆白也通鑑全本作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夷陵今之峽州是在江陵西峽口巫峽明月峽西陵峽三峽之口也在峽州水經注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

正誤 侏儒觀一節之驗子明呂蒙字劇易艱與易也 今按桓譚新論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侏儒短人節謂肢節言不必見全身但觀一節之短可知其為侏儒矣

質實 潘璋東郡發干人白帝城名注見建安十七年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孫皎富春人吳主權之族弟也摩畈地名注見後主建興十一年沔水注見建安十二年潘濬武陵人夷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峽口即巫峽之口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秭歸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六年徐州注見唐昭宗景福二年泗州陸遜吳郡人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書法 周瑜張紘魯肅卒皆書官於是蒙為大督則其卒也不具官何罪蒙也劉孫同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彊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羽之還書邀斬之以甚孫權而蒙之卒不書官綱目於蜀漢吳魏及晉諸臣卒不書官者呂蒙孫峻陳祗劉穆之四人馬吳蒙於數子綱目罪之深矣

發明 呂蒙為襲取江陵之計何以書曰權使關羽死於潘璋之手何以書曰權邀斬之是時劉孫同仇討操而權乃自相攻擊遂使鬼蜮得志勝勢益張其失蓋在此舉書法若此所以歸罪孫權著其無翊漢之心有助桀之惡耳呂蒙未及受封而卒即書于下又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以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荆州牧

曹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司馬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

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畜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大命殞絶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程子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於道矣

集覽 非適猶言非特也適追先志適遵追隨也遠遵前人之志意也適以律反臨雍拜老臨幸辟雍行養老禮也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養老禮注見明帝永平二年宗廟丘墟丘空也墟大丘也禮記墟墓之間注墟本作虛虛者毀滅無後之地前書賈誼策社稷為虛彊伉伉音抗索隱曰彊暴伉健也

質實 南昌縣名

注見成帝永始三年

發明曹操欺孤弱寡羁奴所恥乃欲自比周文孫權據有江東不能為漢室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之罪人也進爵頴州豈予之乎蓋亦交譏之耳

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是歲僭國一考異大書二十五年紫陽書院刊本作延康元年按改元例注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而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則此當從閩本及提要作二十五年為是又按歲年例曰僭國之大者朱注國名謚號姓名年號墨注元年則此年分注魏文帝曹丕黄初七字當易以白字後凡吳晉宋魏齊周梁陳隋分注歲首並同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

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考異　按即位例曰凡僭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據咸熙二年書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此書立不書嗣蓋傳誤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内至是薨太子丕在鄴鄢陵侯彰自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羣臣聚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於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

官備禮一夕而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

集覽 鄴陵侯彰曹操次子名彰封鄴陵侯鄴陵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無復行列行胡郎反謂班行序列不按舊儀中庶子古者太子有庶子之官秦置中庶子後百官志太子庶子加三署中郎

質實 陳矯高陵人高陵曹操墓也未詳所在唯其疑塚在彰德府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

書法 賀善贊曰操自兵興以來綱目所書無慮八十事未嘗有一語予之其始與諸將同盟也書戰不克還其還官也自兗州牧外書自稱自為自領者凡六進位進爵亦皆以自進為文又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又書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皆乖之也其所加兵雖衮術僭帝張繡

高幹書叛馬超韓遂書反亦止書擊至劉備耿紀則以討操書而又曰書殺無罪一書遷帝一書弑皇后其惡操也甚矣於是而卒書官書爵書姓如鄧禹非予之也幸之也使操不死必將大以不臣終矣故兩漢諸臣卒官爵姓具者十有六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鄧禹楊賜皆美也操不與焉

二月朔日食○魏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魏王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

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酔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集覽監國謁者官名其人姓灌名均謁者注見高帝七年質實臨菑縣名注見

楚義帝元年一統志云安鄉漢之縣名屬中山國晉末廢之故城在真定府無極縣南六里

書法鄢陵侯何漢所封也漢所封則漢遺就國爾書魏王丕遣何私也友于義薄莫甚於曹丕者矣故直書曰魏王丕遣其弟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

作金策藏之石室

書法綱目惡魏甚矣書立法何譏也何譏焉非天子不制度丕襲王耳而專立法故書譏之雖然是良法也綱目懲閹豎之禍有良法必謹錄之故罷中書宦置尚書員五人書成帝建始四年除公卿子弟補宦官書靈帝中平六年宦者不得過諸署令書是年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書唐丈

宗太和

三年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丕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未之有廢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頹百代矣魏王處哀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集覽

三季世之末曰季三季謂夏商周之季世七雄謂秦韓魏趙燕齊楚七國也漢文變易古制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以日易月

書法天子適諸侯曰廵狩丕襲王耳其書南廵何魏自曹操而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其自帝久矣因而錄之所以著其悖也况設百戲使樂無一年之愛於其父乎書大饗甚譏之終綱目書大饗軍士三光武建武十三年大饗將士是年晉成帝咸和七年趙大饗羣臣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恊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引與同輦合房陵上庸西城為新城郡以達為太守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

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聽遣將軍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封敗走還成都封本冠氏之子漢中王備至荆州以未有嗣養以為子諸葛亮慮其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備因此除之遂賜死集覽才觀史矽曰觀古玩反猶神觀之觀也質實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房陵縣名注見建安二十四年西城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八年新城郡名注見建安二十四年房陵夏侯尚沛國人淵之從子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

爵關內侯

集覽 六條詔書顔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貨利侵漁百姓聚歛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剝截黎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鷹揚注見桓帝延熹元年

書法 自兼置州牧以來靈帝中平五年書刺史十有七以稱職書者前書梁習此書賈逵後書徐邈三人而已耳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簒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為壇於繁陽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改元黄初奉漢帝為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魏主丕欲改正朔辛毗曰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曰夏數得天何必期於相反丕從之○魏主丕欲追封太后父母陳羣曰創業革制當為後式按禮典婦因夫爵無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令典也丕曰尚書議是其著定制藏之臺閣○魏主丕謂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嘿然○魏主丕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

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怒然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

集覽 圖緯注見順帝陽嘉三年繁陽史炤通鑑釋文曰繁陽魏郡邑徐廣曰在頓丘或曰曹丕即位不在此左傳襄四年楚師在繁陽注繁陽在汝南鮦陽縣南案當是此繁陽奉二女以嬪于魏嬪婦也奉獻二女為丕婦于魏氏之家也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改正朔公羊傳隱元年王正月也何休學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沙漠漠通作幕前書注沙漠匈奴南界也瓚曰漢北方流沙也顏師古曰即今突厥中磧耳

質實 繁陽縣名注見秦王政元年一統志云山陽古邑名屬河内郡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西

北二十里一名濁鹿城魏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此後葬城北人呼為漢陵今以名村蘇則武功人

書法 書稱書廢一削傳禪之說亂臣賊子始無以自文矣綱目誅心之法嚴矣哉

發明 天生烝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二君也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為聖人商周不失為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簒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偽雖衰世褒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胡為自漢而下一何堯舜之多邪今觀綱目於此直以稱帝廢主大書于冊至於傳禪之說絶不復舉斯言一出諸史皆廢豈綱目好為立異哉亦不過求其實而已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

患於取之無名則必曲為委折以文之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命以自蓋莽賊簒漢欲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稱之至操丕始以傳禪為文自後簒竊相繼皆踵而行之其原始於曹氏之作俑也綱目既破其說然後姦偽之徒始無以為欺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實冀州注見元帝建昭二年河南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

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嘗出射雁顧羣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丕默然後為之稀出

辛丑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凡正統大書於橫行之下朱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此年四月昭烈皇帝始即位則歲首當大書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書法　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本習鑿齒漢

春正月魏封孔羨為宗聖侯孔羨孔子二十二世孫

奉孔子祠

魏復五銖錢

書法書復何卓壤之也於是三十有二年矣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簒位故覊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

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司馬公曰三代之前海内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師能帥其屬以尊天子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自三國五胡南北之亂各有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則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

吴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東晉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集覽武擔山本名武都在武都城北二百步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主納為妃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擔土為冢因名武擔山方伯連帥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注屬連猶聚也伯帥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帥色類反以秦為閏位考索曰秦本西戎餘分閏位不足繼周班固削而不取焉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漢律歷志曰共工氏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注秦為閏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也王莽傳贊曰秦莽皆亢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注呂秦王莽皆無德居高位非天命之運紫間色也鼃淫聲非正曲也皆不得正王之位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三國漢魏吴五胡晉惠帝以來五胡肆虐漢劉元海匈奴也後趙石勒羯也前燕慕容廆鮮卑

也前秦苻洪氏也後秦姚弋仲羌也南北南謂宋齊梁陳北謂後魏北齊後周也互相排黜彼此貶斥也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後梁朱晃受唐禪朱邪入汴後唐莊宗李存勗本姓朱邪氏入汴滅後梁朱邪注見唐高宗永徽三年窮新有窮注見晋成帝咸康七年新謂王莽篡位國號新室

質

寳一統志云武擔山名在成都府治北蜀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為塚盖地數畝高七尺上有石厚五寸徑五丈瑩潔號曰石鏡用表其門又傳成都内及毗橋側有一折石長三丈云是五丁擔土擔也

書法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

正統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

四詳高帝光武昭烈晋元帝四

發明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羣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之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胄英名蓋世者乎丕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為予奪特通鑑自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畀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

相悖要亦有待於互相發明之意也按陳壽志昭烈涿郡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又按歐陽脩五代史載南唐世家李昪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所終昪少孤㸔行客養以為子又乞與徐温因冒姓徐至篡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及考以通鑑則曰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代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遼絶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苻堅答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然則昭

烈之為漢裔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于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臣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氏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質實〕公安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鄂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七年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考異立宗廟上當以圈隔

發明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漢王二年八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馬

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羣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即不載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吳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集覽瑁莫報反

六月魏殺夫人甄氏

初魏主丕從太祖入鄴悅袁熙妻甄氏太祖為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失意出怨言貴嬪譖殺之

書法 甄氏何丕正妃也丕稱皇帝踰年矣曷為猶稱夫人於是貴嬪郭氏方有大寵久而不立丕意有所屬矣雖微怨言甄氏欲免得乎綱目深探其情故以無罪書殺

魏祀太祖於建始殿

魏主丕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

書法 建始殿何譏也建建始殿則何譏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去年書如洛陽營宮室矣及是殿宇已成而宗廟不立乃祀太祖于建始殿如家人禮則非禮矣書曰於建始殿非地也

是月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

職後有天地之
青勿刻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耻關羽之没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簒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書法 自初平以來諸相加兵者書攻擊而已此其書伐何罪吳且尊漢也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卑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

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集覽江州秦邑名左傳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括地志江州在巴子都之北又峽州界質實江州縣名注見光武

建武十一年

書法為所殺何譏不戒也綱目書為所殺十一詳獻帝建安二十年㑹蠻不與馬皆譏不在人也

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將拒守

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别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

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進軍秭歸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守

質實 巫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秭歸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六年朱然丹陽人

魏築凌雲臺

質實 一統志云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舊寧陽門外水井北乃魏文帝所築高一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謝舉王褒俱有凌雲臺曲

書法 凡書築臺譏也綱目書築臺六詳武帝元鼎二年皆譏也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諫曰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與成所謀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禮秩服御相亂也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翼也權却蜀兵之後必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内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必怒而伐之則彼徐告其民曰我事中國不失臣禮而無故伐我此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耳民

信其言則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矣魏主丕不聽貞
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權
曰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何損邪遂出
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
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
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
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
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諸將
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魏主
令于禁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
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司馬公曰禁將數萬
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廢之可也殺之可
也乃畫陵屋以辱之則不君矣

集覽 為虎傅翼傳讀作附著也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質實 徐盛琅邪莒人高陵曹操之墓注見獻帝建安三十五年疑塚

發明孫氏立國江左大義不明始馬曹操東下之時已有迎降之謀所頼孔明激發於外瑜肅獻謀於内遂得一捷既而守義不篤圖取關羽捨順就逆是以建安二十二年書權降操二十四年書領荆州牧至是又書遣使降魏此則孫權屈服於魏之寔他時雖能自帝其國要亦竊據之雄而已非有存漢之心討賊之義者也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亦足以知孫氏之屈於不義初無所守者矣乍從乍違何足道哉噫

孫權城武昌○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禄大夫

初魏主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日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禄大夫朝見位次三

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

集覽著布單衣著被服也布單衣注見光武建武四年皮弁注見平帝元始五年門施行馬禮掌舍設梐枑杜子春云梐枑行馬也所以斷人出入枑者交互其木以為遮闌也漢魏之三公門施行馬

書法彪自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至是始出書為光祿大夫其美之歟非也下書管寧不至則此非美矣

魏罷五銖錢以穀貴故也

書法五銖自正月始書復曾未十月以穀貴罷之不七年而復復終魏之世非用五銖即用穀

趙咨對魏主之言可謂得體蓋人主為裁得理自當博覽載籍擴充聞見然所貴者在於上下古今得其要領辨別是非歸於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無不洞悉其隱微默識其常變因以措諸實行斯為有益豈如士庶

帛未嘗改鑄也

孫權遣使如魏

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吕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質實 趙咨南陽人

之學僅謂習詞章而已哉

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

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質實 諒闇注見昭帝元平元年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户侯權以年幼辭之

質實 顧雍吳郡人陳武廬江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質實 烏桓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鮮卑國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一統志云遼水源出遼東行都司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行一千二百五十里按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能通布土作橋既濟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即此至今遼地遇雨則多淖其亦天造之險與

壬寅二年魏黄初三年。吴大帝孫權黄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僭國春正月朔日食○魏除貢士限年法○二月魏復置戊巳校尉鄯善龜兹于闐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巳校尉質實鄯善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龜兹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于闐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戊巳校尉官名注見元帝初元元年

帝進軍猇亭

帝自秭歸將進擊吴黄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吴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鋭氣始盛乗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

散耳諸將皆以為怯帝遂自佷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集覽夷道今峽州夷陵縣故夷道縣猇亭在夷道即今峽州宜都縣地猇許交反佷山縣名屬南郡舊隸武陵郡佷或以銀為音五谿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質實夷道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馬良襄陽宜城人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魏主丕立子叡為平原王弟鄢陵侯彰等皆進爵為王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絶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匹夫而不能得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共表稱其美袞聞大驚責之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為益乎集覽防輔王府官文學王

府官質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北海國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

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畧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傅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遜初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彊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王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嘆曰

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帝在白帝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内寔有姦心謹決計輙還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栅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至

集覽 永安漢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更名白帝城有永安宮先主改永安縣巫峽寰宇記巫峽在夔州巫山縣西首尾百六十里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巫山十二峯上有神女廟陽雲臺山在縣西北五十步建平縣名屬南郡吳置建平郡於巫縣今歸州是掎角掎居綺反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諸戎掎之注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掎謂亢其下猶捩鹿之足馬鞍山在今峽州夷陵縣後殿殿丁練反軍後曰殿亦曰斷後此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

能討逆孫策也曹操嘗表策為討逆將軍相如冠恂相下東漢賈復部將殺人冠恂戮之復欲殺恂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之屈於廉頗者為國也相如屈於廉頗事注見光武建武二年孝直法正字上事今至矣謂封上破漢之事今將到來也

質實

一統志云永安古地名春秋時為庸國之魚邑秦為魚復縣屬巴郡漢因之蜀漢為永安縣晉復為魚復縣西魏改曰人復隋屬信州唐貞觀中改為奉節縣宋元仍舊至國朝初省縣入夔州後復置為夔州治所仍屬焉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畧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此山當抗峯岷峨偕嶺衡嶽凝結翼附並出青雲建平郡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馬鞍山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三十里白帝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相如冠恂藺相如趙城人戰國時仕趙

初為舍人奉璧入秦易城秦留趙璧無意償城相如紿取璧持以歸趙拜為上卿寇恂上谷昌平人漢光武時為偏將軍及定河南以恂有牧民禦衆之才拜河内太守行將軍事復為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撫封雍奴侯卒圖形雲臺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〇八月將軍黄權叛降魏

帝既敗退黄權在江北道絶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為鎮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魏主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審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五谿注見後

質實

主建興九年

陳韓謂陳平韓信也陳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畆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初事魏王咎不用後事項羽為都尉以罪亡歸漢佐高帝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官至右丞相封曲逆侯韓信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羽不能用乃歸漢拜為大將軍定三秦擒魏取代仆趙脅燕破楚下齊立為齊王將兵會垓下滅項羽漢取天下大抵皆信之功也後徙為楚王高帝偽遊雲夢至楚擒信又赦為淮陰侯後家僮上變呂后殺之

劉葛謂劉備諸葛亮也

書法 道絶降耳其書叛何責不死節也

發明 權之降魏初非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横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集覽 茅土公羊傳文十三年注成王封魯公受其茅土疏云即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土包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之封孔子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黄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又注見新莽天鳳四年賦菁茅四色之上

質實 卞太后譙人魏主丕之母

書法 綱目惡魏然法有可傳每每特書之故宦者不得過諸署令則書后家不得輔政則書自

諸侯入奉大統不得顧私親則書

發明前車覆後車戒漢室敗於宦戚故曹氏始爲立法宦者不得過諸署令前書之矣今立法后家不得輔政繼書于此若魏亦可謂明於殷鑒善防患者矣然操丕以簒奪得國而不能爲簒奪之防未幾遂爲司馬氏所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又何不思之甚乎

魏立貴嬪郭氏爲后

魏主丕將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立元妃必取世家令淑以統六宮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不從集覽棧潛姓名棧音士限反上聲宗人釁

夏左傳哀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注宗人禮官釁夏姓名公使之獻立夫人之禮也夏戶雅反

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

質實　濡須塢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冬十月魏作壽陵集覽　魏作壽陵綱目書之譏非禮也家語曰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冉子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孔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

況自為之

魏主丕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 質實 首陽山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畢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

集覽 若登朝到 吳太子名登 質實 揚越 二州名揚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越注見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書法　權嘗再書降魏矣此其不書叛書拒何惡魏也故雖書魏封權為吳王而嘗斥名孫權不予其受魏封也於是改元拒魏然後書吳王權而國自是得稱吳綱目之惡魏深矣然則其書改元也許之乎書改元所以著其拒魏之寔非予之也

是月晦日食○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癸卯　後主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

考異　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名號例曰凡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凡無統之君漢以後稱帝者曰某主則此當依晋帝奕例書曰帝禪今刊本綱目及提要仍書後主與齊高緯陳叔寶同稱則為無統之君而非正統之帝矣然陳志昭烈稱先主綱目革其號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盖當時隸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又

按改元例曰凡中歲而改元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於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通鑑於目錄衆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已上並凡例注今綱目刊本於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睿宗太極元年八月玄宗即位綱目皆分注嗣君改元於先帝之末年至次年始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玄宗皇帝開元元年則此建興元年大書亦門人書生鈔錄舊史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

考證 當去此六字補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

書法 始不踰年改元也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考異 提要無引還二

字按濡須上

當有吳字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髙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别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雙初吕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

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䟽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鋭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質實

一統志云濡須城名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五里中洲有二處一在長沙府瀏陽縣學前諺云中洲過學前瀏陽出狀元一在柳州城東柳江中廢太平寺前上有堯舜禹湯廟水漲則

洲浮讖云沙洲生到太平前郴州出狀元按此二處未知孰是姑錄以備考焉

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考異

提要即位下考證五月下當補書奉有改元二字喪還成都五字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

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

穀役識達于分位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集覽

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猶終日不違之違有所推問也覆謂反覆來相啟告也凡事不欲阿諛尚從若違避嫌疑不相違覆則職業曠廢政教闕失我無益矣屩蹻史記虞卿躡蹻注徐廣曰蹻草履也索隱曰音御亢直徐庶字幼宇董和字州平名也姓崔

質實

李嚴南陽人揚顒襄陽人徐庶長社人丙吉不問死人丙吉魯國人漢宣帝時為廷尉監宣帝生數月坐衛太子事繫獄吉擇謹厚女徒保養之及帝即位吉不伐功後知之封博陽侯神爵中拜相卒謚定圖形麒麟閣事見宣帝神爵三年陳平不知錢穀陳平注見昭烈帝章武三年錢穀事在文帝元年

書法

賀善贊曰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領徐州不書自歸操書歸許操以為豫州書詔以為至

書見諸葛於隆中則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涪城也書據牧益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書崩綱目於玄德非私也惟其正而已矣○自宣帝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終綱目書受遺詔六詳武帝後元二年司馬懿書受遺不書詔不與焉

六月魏大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嶲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集覽】雍闓姓名也闓與開同牂牁注見武帝元光五年越嶲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質實】益州郡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

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考證秋八月下當補書莽惠陵三字○謹按凡例曰正統之君莽皆隨事書之紹復正統此蓋漏耳

質實一統志云惠陵在成都府城西南八十里

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集覽議於槐棘之下禮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一說槐者取其黄中之美暢於四支棘取能制禦於外

遣尚書鄧芝使吳

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謂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絶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桀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立皇后張氏

后飛之女也

書法

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為皇后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其文也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自是迄于東晋未聞有賢后者綱目例書曰立皇后某氏馬蓋亦不以是為異矣宋以後立后皆不書至隋唐而後書唐自德宗以下無復書者德宗之世一書皇后崩而不書氏惟昭宗一書僭國之后自

劉淵以後非有故不書也

甲辰

二年魏黄初五年吴黄武三年考證當補書帝禪建興於二年之上夏四月魏立

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絶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鄧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質實 張溫吳人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考異提異擊當作伐

魏主丕欲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事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

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丕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於是旋師

集覽　蔡潁蔡即漢九江郡下蔡縣亦古州來國其地在淮潁之會潁水出潁川陽城縣東至下蔡入淮左傳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是也潁又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汝潁廣陵禹貢揚州也漢為荆王國吳王國景帝更江都國武帝更廣陵郡唐為揚州石頭金陵覽古曰石頭城六朝必爭之地在郡西二里今清涼寺即李主殿也是石頭之舊趾漢獻時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晉改業曰鄴又改建康江乘地理志丹陽郡江乘縣正義曰案江

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也

質實 蔡潁謂上蔡縣及潁川郡也上蔡注見秦二世二年潁川注見周安王二年陽翟一統志云淮水名發源自南陽府桐柏山入潁上界至壽州西北合肥水至懷遠縣合渦水東流歷鳳陽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于海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石頭城名在應天府西二里吳孫權據石頭為城即此江乘秦之縣名屬鄣郡漢改屬丹陽郡三國吳廢之故城在應天府句容縣北三十里

吳尚書暨豔郎徐彪有罪自殺

吳張温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温薦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處之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

謫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朱據謂豔曰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温斥還本郡以卒始温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

集覽

暨豔姓名也暨居禍吾見其兆矣未幾果敗

乙反選部選去聲文武各有銓選案選部郎選曹主銓選事猶今之兵部吏部彈射糾劾也射食亦反三署注見靈帝中平六年汝穎月旦之評漢靈時汝南郡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常到穎川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馮見許劭本傳惠恕張温字

質實

暨豔吳人

冬十一月晦日食

乙巳三年魏黄初六年吳黄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亮率衆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况公方北事強賊彼知内虚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謖良之弟也集覽謖所六反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

魏主丕復以舟師伐吳羣臣大議鮑勛諫以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虚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勛信之子也質實鮑勛泰山平陽人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初吳當置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權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乃以孫劭為丞相至是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以雍為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詢若事可施行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

也不宜聽推從之集覽心無適莫適丁歷反語無適也無莫也文公集註曰適專主也春秋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適莫者無可無不可也

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考異斬當作誅考證斬當作誅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閒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

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集覽滇池注見武帝元狩三年益州郡國注云古蜀國也漢武改古梁州曰益州晉武改成都國宋齊並為益州隋改為蜀郡唐玄宗改成都府風俗記云疆壤益廣故號益州即其渠率即就也率與帥同

夏書殲厥渠魁註渠大魁帥也

質實越嶲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蜀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牂牁郡名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

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於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

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等率敢死士於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丕從之即還留船付濟濟鑿地為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集覽譙注見獻帝建安十四年渦水名音古禾反或音瓜索前書志渦受淮陽郡扶溝縣浪蕩渠水東入淮在沛國譙縣淮注見景帝三年觀兵注見靈帝中平五年土豚徒寃反字通作墩加土為堆也質實一統志云渦水名自黃河東流經鳳陽府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流至臨淮縣蚌阜東入于海唐李吉甫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五代時為控扼之地廣陵故城在揚州府城西南百四十五里魏文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見兵有渡江

之志吳人固守即此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反質實番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江州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巴縣永安縣名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

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孫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勞也集覽親受田親耕籍田也四耦二耜為耦耕田器也或曰耒廣五寸為伐二伐

為耦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辭上不舉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等並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罪帝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責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

今日又謂郭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集覽　標將　標本作標甲遙反封土為識也將龍輒反說文將庳垣也亦堤也三官駁駮謂駮議也執意不回也記王制篇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同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刺姦注見宗孝武帝孝建元年還寺還讀曰旋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

正誤　刺姦今按刺姦官名以刺舉姦惡為意漢書王莽傳置執法左右刺姦光武中興亦置刺姦將軍又公府有刺姦掾十鼠同穴今按魏主指謂紇鄧及三官已下諸人皆殺之令作一處死如十鼠同穴也劉崇恕陳元達諫起殿言曰不毀此殿子朕殿不成命併其妻子同梟首東市使羣鼠共穴即此意

質實　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子庶曹洪字

夏五月魏主丕卒考證下當補書子叡立三字○謹按凡例曰凡僭國稱帝者繼世曰太子某立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為太子名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於首陽陵廟號世祖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彊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臣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

武之傳才具微不及耳泄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寔二者不可不深察也**集覽**博聞強識記曲禮篇博學彊識而讓謂之君子注識如字又式異反**質實**一統志云首陽陵在河南府澠池縣首陽山南

書法主書卒何尊漢也至漢亡而後始書吳主殂賀善贊曰魏文嗣立踰月而書遣其弟等皆就國而凡弟之恩薄踰時而書大饗軍士父老而父子之天滅是冬而書稱帝廢帝而君臣之綱絕明年而書殺夫人甄氏而夫婦之義虧而又書營宮室築凌雲求珍物殺鮑勛七年之中失德相望是以當時書大蝗饑書大水獨魏見之雖能封宗聖立太學瑜不掩瑕矣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兾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冬吳王權令陸遜諸葛瑾損益科條

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賫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大中大夫不至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

為光禄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質實　安車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

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徽外扶南林邑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　集覽　交州今廣州是吳主孫權以交州遷番禺孫休又分交州置廣州徼外徼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扶南南蠻國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旦詣神祠得弓遂汎海至扶南葉柳懼而降之混潰遂內為妻而據其國林邑南

蠻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國界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銅柱馬援所鑄又行八日至其國都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名連殺令自立為王後子孫世襲其地【質實】交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呂岱廣陵人一統志云林邑南蠻國名在古越裳氏國之界秦為象郡林邑縣漢改象林縣屬日南郡漢末縣功曹子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林邑國王其後世絕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嗣其臣范推之奴名文者篡立傳至玄孫文敵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傳子陽邁陽邁傳子咄歷宋齊陳梁及隋初皆來朝貢唐初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嗣為摩訶慢多伽獨所弒范氏遂絕國人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因入寇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號占城宋初其王悉利遣使來貢方物後襲破真獵既而真獵復讐更立真獵人以主之元初其主孛由補剌

者吾遣使貢方物後其子補的遂負固弗服至本朝初其主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方物詔封為占城國王自是朝貢不絶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黄武六年春正月吳討彭綺禽之

初綺自言為魏討吳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克魏主以問中書令孫資資曰番陽宗人數有義舉者衆弱謀淺旋輙乖敗昔文皇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歴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未能為權腹心大疾至是果敗質實孫資太原人

二月魏大營宫室

魏司徒王朗如鄭見百姓貧困而魏主厲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勾踐欲廣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綈覆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宮華林天淵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脩城池餘悉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寇戎賓服矣

集覽 禦兒之疆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吳都有禦兒水在古越地越語云句踐之地北有禦兒即此韋昭曰在吳越界今為鄉也正義曰禦今作語語兒鄉在今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華林園天淵池象魏王宮之門有五其中門曰雉門雉門兩觀曰象魏諸侯朝覲之所禮天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太宰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

觀馬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灾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劉熙釋名云闕上縣治象其狀巍然高大故曰象魏使人觀之則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有三名也質實大禹卑宮儉飲語云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勾踐約身儉家詳晉帝奕大和三年漢文罷露臺衣弋綈事見文帝後元七年霍去病不治第宅事在武帝元狩四年一統志云芳林閣在河南府城東北陽魏明帝所建齊王芳改為華林園

發明曹氏自得國以來丕始書如洛陽營宮室勸繼書大營宮室父子初政如此亦足以知詒謀之謬矣雖欲久有其國得乎哉

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

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禦水賊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為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集覽 督句絕督官名史炤曰凡言督察也五月渡瀘瀘水一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今嶲州有瀘津關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月渡瀘以言其艱也案方輿勝覽瀘州有瀘江注引辛怡顯雲南録及唐書志並云姚州雲南郡有瀘南縣則瀘水當在姚州南鄭直為天獄中言南鄭之地險阨深阻也南鄭注見周安王

十五年斜谷道為石穴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

質實 一統志云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一十里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元史云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又瀘水東有武侯城乃漢諸葛武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即此陽平關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年石馬城名在漢中府沔縣東二十里即諸葛亮屯兵之所廣漢郡名注見成帝鴻嘉三年向寵襄陽宜城人朗兄子

書法 劉繢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代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

發明 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

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溢於天地之間矣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初文帝罷五銖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濕穀薄絹為市嚴刑不能禁故復之

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為后

初魏主叡為平原王納虞氏為妃至是不得為后下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絀還鄴宮

魏議復肉刑不果行

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朗以為恐所減之文未彰於百姓之目而肉刑之聞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形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之恩外無以刖易釱之駭議者多與朗同魏主叡亦以吳蜀未平且寢

集覽 肉刑注見文帝十三年 以刖易釱 刖五利反斷足也書呂刑篇剕辟疑赦注刖足曰剕剕扶謂反刖音月易改也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釱左趾

書法 肉刑自漢文帝始書除於是近四百年矣而魏欲復之亦忍矣哉書不果行幸之也終綱

目書肉刑二是年文帝十三年

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

初達為文帝所寵至是心不自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質實 新城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興郡名注見後主延熙三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洛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